

机灵神速 战胜强敌

——宾阳南区交通情报网活动片断

黄英强 廖茂才 黄日华 雷文俊 黄日初

在解放战争尚处敌强我弱的年代，密切协同地下游击队活动的交通情报网，成为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为革命沟通情报、向导护送和后勤安排作出了贡献。

我县南区最早的交通联络点，是一九四七年秋建立的，开始设在三王乡北门村莫展之家。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转到官岭村黄日华家，后迁至鱼坝村黄日照和黄英强家。一九四九年春，建立三王周村、大桥许村、武陵谭美村、石钵村交通站和新宾情报站，形成了以周村为中心的南区交通情报网。东与山泽村、琴堂村、杨村、新梁村、六卢村；南与永淳县三岸李村；西与太守兰田村；北与三塘周鸡村至上林等交通站，经常通信联系，及时交换情报，分析敌友我情况，并与南宁、贵县的地下党也取得联系。胜利完成侦察敌情、送信联络、运送物资、解决游击队吃住、向导和护送领导同志等任务。这里记述的是在执行任务中的几个片断。

乔装打扮 镇定自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陈雄来信给莫展之，布置黄英强带一密件赴邕，并把刘大姐（刘洁明）和张二姐（张若冰）

护送回三王，然后再转到部队。

黄英强接受任务后，于某日下午由三王出发，经河田走山路到八塘。次日上午十点钟，又从八塘搭汽车去南宁，按照指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暗号，找到了刘洁明和张若冰。转回宾阳前，定出路上遇敌的对策：刘洁明为大嫂，黄英强、张若冰装扮为夫妇，并伪造了家父病危，催促回宾阳老家的电报。一切办妥，准备返宾阳。

两天后，黄英强同刘洁明和她一岁半的儿子以及张若冰共四人，上午九点钟乘车回宾阳，下午三时许到芦墟车站。大家肚饥口渴，小孩哭得特别厉害。黄英强已是受县政府悬赏通缉了的人，不便下车，只能在车上装睡觉不让人看见，由张二姐到附近去买些糖果饼干之类来充饥。买来的东西虽不多，但也缓和了一下肚内的矛盾。当汽车开到王灵乡点星桥距离乡公所还有四里多路，又是上坡，一些有钱的乘客大叫大闹说此是土匪窝不能下车，一下车就被土匪拦劫云云，司机也可能害怕而继续驱车行驶。如果汽车到了王灵墟或开过王灵墟再向东走，什么意外的危险都会随时发生。黄英强心急如焚，眼看汽车就要开到乡公所门前了，车过了乡公所之后更加危险。汽车到王灵墟头时，黄就大声喊道：“这就是王灵墟，乡公所就在墟内，该停车让我们下车了！难道在这里还有土匪敢抢劫吗？”车上的人不出声，司机急刹车。他们下车后却碰到王灵乡公所职员莫毓灵、谢奇方等四、五人在墟头散步，他们认识黄英强，当黄正担东西走路时，谢奇方突然走上前问道：“黄先生好久不见了，近来做什么生意，得什么好货回来？”黄回答：“这两年教书养不了家庭，做生意没有本钱，前不久去金城江跟我四叔捞碗饭吃，

我四叔要我带大嫂侄儿回来过年。”谢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四叔在金城江当官呢？”黄镇定自如并以不满的口吻说：“谁说没有？我四叔叫黄保邦，我小时候他就出去闯江湖在外边成家立业，前年还带我四婶回来，现在在金城江做事，不相信你可以调查，你就问乡户籍干事莫毓灵先生吧！”莫说：“好象记得鱼坝村早年有个人出外做事。”黄说：“一点不假，黄充仁副乡长完全可以证明嘛！”他们半信半疑，黄英强、刘大姐、张二姐则趁机快步回黄家。第二天晚上，黄英强和黄福邦、黄高峰、黄毓芳、黄寿祥、黄亚甲等人，护送刘大姐和张二姐等人去部队。当他们走到距复兴村约四、五里的岭头时，发现前面路边有人活动，黄英强边叫人带刘大姐等人找个僻静处隐蔽，边派人上前摸清情况，但当时刘大姐的儿子却哇哇地哭起来，哄也不停。刘大姐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准备把他捏死。黄英强说：“天崩下来有我们顶，孩子一定要保护好。”同时又动员黄福邦背小孩，准备由黄寿祥、黄毓芳掩护，黄福邦、黄高峰带领她俩撤退。过了一阵，派上去摸情况的人回来报告说是一些小偷在偷群众的庄稼，已把他们赶跑了。我们又继续前进，当晚护送到镇龙山区，找到了游击队。

随机应变 机警镇静

一九四九年夏的一天，黄高峰送信去新宾镇给关其英，途经大桥乡韩朋村边时，发现前方相距一里多远的地方，有十多个荷枪实弹的自卫队迎面向他走来，他即走向玉米地里劳动，敌人在距他约十多米远的路上，从他身边经过，却没有发现黄高峰的庐山真面目。敌人走远后，他便起程把信及

时送到目的地。同年秋他又一次送信去新宾镇关其英处，他刚走过老杨坝村不远，就有二十多个自卫队迎面而来，黄旁若无事，拿出装鸟的小网来假装捕鸟。由于他装鸟动作无懈可击，敌人信以为真。他躲过敌人，按时完成了送信任务。

一九四九年清明节，黄日明（黄亚甲）送一个重要信件去黎塘琴堂村韦孔新处，转交党的组织关系。黄日明装作去扫墓，从三王官岭村出发，当他走到王灵乡新长宁村边的宾贵公路上时，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自卫队相遇。这时日已偏西，有个自卫队员盘问黄日明去何处干什么。黄说是到香草窝那边去扫墓。一个油头滑脑、班长模样的敌人说：“去扫墓，怎么只是一个人去扫？看你去扫墓是假。”黄日明面无愧色说：“你们真不晓得我命苦呵！我父亲三兄弟，伯父和父亲病死，叔叔被征兵去未回，姐妹们都出嫁了，留下孤苦零丁我一个人，又有谁陪我来扫？”自卫队员检查他的小竹筐，黄日明向竹筐一指，说：这些不是扫墓的糯米饭、猪肉和香纸元宝？一个自卫队员看见就要抢吃。黄即半说半骂他们：“谁家没有祖先，谁家在清明节不扫墓？你们吃完我的饭菜，我拿什么去扫墓，如果人家也抢你家扫墓用的饭菜，你们怎么想？谁抢吃了我这些东西都不得好死。如果兄弟们肚子饿了，等我到前面先供祖先后，你们再吃好吗？”班长模样的人说：“算了算了，由他走吧！”敌人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他终于按照预定时间，把信送到韦孔新处。

一九四九年夏秋间，组织上把一封密件交黄亚甲送去东区三光乡交给陈雄同志。他完成任务后，从小路回来经过王灵乡新灯盏村边时，碰到几个贼头贼脑的人，可能是便衣特

务。黄便机警地躲开他们，向一条小路走开，但那条小路却通向村内，他沿小路走到村内去了。那几个人追上前来喝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黄答：“是走亲戚的，你们干什么？”他们正在村小学旁对话时，在该村做小学教师的我地下工作者吴日堂闻讯迅速从学校出来，一眼便看出黄亚甲是自己人，吴便大声向黄叫道：“表哥我在这里，你怎么不来我处，同他们吵什么？”黄亚甲也看出吴日堂是自己同志，便灵机一动答道：“我说是来走亲戚，他们硬是不相信，故意找麻烦。”说着推开那几个人，和吴日堂走向另一间屋子里去。那几个人便问村上人：“他们是否老表？”小孩子说不知道，大人说是真的，敌人无可奈何。当夜黄亚甲安全回到官岭村他家。这种好象巧合的事情，并非偶然巧合，而是革命斗争中的自然结果，敌人失道寡助，我们得道多助。革命道路虽然极其艰险，但处处都有亲人；有时好象山穷水尽，但顿时却是柳暗花明。只要坚韧不拔，善于斗争，绝路总会逢生。敌人终被击败。

依靠群众 左右敌人

一九四九年六月份，曾小平、林文容、梁月嫻、吴树英和雷先保在许村阮通源家住，不意被敌发现。在大桥乡中心学校读书的雷申华、古华标，看到敌人向许村出发，便抄小路跑回家告诉同志们，由于同志们撤退时走得过于急忙，有个同志的文件袋遗失在村边路旁。在村边以拾粪为名进行巡逻监视敌人的覃通源发现后，当敌人快要接近时，他迅速而又巧妙地把文件袋勾进粪箕去并伪装好。在敌人问覃通源是否知道这几个同志时，覃知道同志们已走出村西南面，着意

引敌人入村，使同志们争取时间走脱，便说：“听说昨夜有几个学生来走亲戚，可能还住在村内。”敌人进村搜查扑空又出村外寻找目标。敌人问覃通源那几个人往何处去，他向东北方向一指说：“刚才有几个人向那边走了。”敌人又向东北方向追去。结果我们的同志们脱了险，敌人却似水中捞月一场空。

一九四九年三、四月份，第十六武工队到大桥乡活动，先住湓塘岭村后转移到老塘村。敌人发现我军后，县长郑左军星夜带领保安队约二百人进驻大桥，妄图用其众多兵力和优良武器装备一举消灭我游击队。敌人到大桥乡约三个小时左右，我地下情报员、大桥街街长陈士祥和中心校教师黄梅发侦悉后，把情报及时报告我们。经曾小琳、黄英强、黄日华、雷文俊、雷威明、莫舜等同志研究决定：巧布迷魂阵，把敌人打回他们的老窝或者别的地方去。由于许村交通站已经是红色的村庄，距大桥墟有十多里，敌人很注意，而距大桥乡仅三里路的老塘村比较隐蔽，敌人不注意。当时敌人又未发现我们在老塘村住宿。我们分析：他们以为我游击队如果不在湓塘岭村就是转移到许村住，当天他们肯定估计我们住许村。因此，我们就派许村人在次日上午去大桥墟买菜，在人群中故意走漏消息说是有十几个兄弟住在许村。敌人侦探到这个情报后，于当天中午兵分二路，跑步去包围许村。在许村连游击队一个影子也找不到。他们又以为我部队住湓塘岭村，便又跑步去包围该村，照样落空。敌人搜捉不到我游击队目标，终于按照我们的计划，垂头丧气，拖着疲乏的脚步，滚回县城老巢去了。

神速及时 化险为夷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黄英强、甘学雄、何文卿、何文雄、彭生华、屈济学等在武陵乡石钵村何文卿家的牛栏屋开会，六十多人的自卫队由宾阳到武陵乡后，没有休息就向石钵村进发。武陵谭美村谭求生发现敌情后，立即告诉交通员谭勤。谭勤便从小路跑步去石钵村，在路遇到黄日升，转告日升飞奔石钵村，到村边转告何文卿爱人罗宪英，她箭步回家通知我们同志立即撤离。不久，敌人就把石钵村包围得水泄不通。罗宪英迅速把大件煮饭用具等用牛粪草伪装起来，敌人进村抓不到我们，又找不到什么把柄，便撤回武陵驻防，并派兵封锁关卡、路口，日夜派遣武装便衣在石钵附近监视。我们在山上摸不清情况，一时不敢进村，饿了将近两天时间。罗宪英把饭菜放进粪箕内，用粽叶盖好，上面又放些肥料，装作外出劳动，把饭送到指定山上找到我们。又过三天时间，据石钵村交通员何彩华同志报告，获悉敌人已滚蛋，于是同志们又重新回村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四九年，有一次宾阳县自卫队到武陵乡公所，做情报工作的彭增寿得知后，由于时间紧迫，且乡公所距甘学雄家仅一里多路，派人通知已来不及，彭增寿便冒着生命危险，飞快跑去通知甘学雄。在甘学雄撤出后仅几分钟，敌人就包围他家，但已是人去房空，阴谋终未得逞。

斗勇斗智 营救战友

一九四九年清明节，桂中南地委油印室阿方（阮集群）、小黄（唐启明）等三人，由镇龙山区到南区工作，途经王灵

乡复兴村时，被该村在王灵乡任职的谢奇才等人扣留。当天下午五时许，交通站长周秋芳把这个消息告诉黄英强、黄日照。我们这两个同志毫不迟疑，火速带领黄毓芳、黄寿祥、黄福邦、黄亚甲、黄高峰等，于当晚八时左右赶到复兴村去营救。

到复兴村边，我们一边留下黄日照、黄毓芳、黄福邦在村边做好准备以应付万一；一边派黄英强、黄寿祥进村去交涉。进了村，首先向黄英强的堂妹夫了解有关情况，然后立即找到谢奇才等人，并问他们要人。开始，谢奇才说不知道该村扣留过我们的人。经过黄英强、黄寿祥向他们摆明情况，并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很快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讲明我游击队和群众威力，讲明利害关系，后来，谢耀辉才说是怕有人谋害他们，群众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你们来得正好，人就交给你们吧！但谢奇才却说：“你们这些人既然是共产党，又是我村群众收留起来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乡公所和县政府恐怕已经知道了，如果你们把人带走，政府追咎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黄英强、黄寿祥见来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我们部队就在你们村周围，如果谁敢动我们三位同志的一根毫毛，定要他人头落地，谁甘当反动派走狗就是死路一条！”无巧不成书，正在这时黄英强堂妹夫带黄福邦同志赶到了，谢耀辉见势不妙，就说：“我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吧！这三位兄弟跟你们回去，我们到牛屎灵村树林里打几枪，就去乡公所报案，说是我们送这三人去领赏，走到该地树林暗处被他们逃跑，抓不到又打不中他们而逃脱了。”黄寿祥说：“人我们一定要领回去，你们怎么做我们不管。”最后，我们便领着阿方、小

黄等三位同志离开复兴村，胜利回到了三王周村交通站。我们走了约一个多小时，果然听到牛屎灵村那边有几声枪响。听到这枪声，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转载《桂中南武装斗争回忆》

马 潭 风 云

黄英强 吴日堂

1950年农历3月14日，天空阴森森的，不时下着小雨。这天中午，宾阳县马潭中心校长李庆文带着四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到乡公所楼上找陈性发乡长，说这四人是来领通行证的，他说完下楼时悄悄把楼梯盖板反扣起来。陈乡长——粤桂边纵队八支队新二十二团志明连的连长，一眼就看出这四人心怀不善，满脸杀气，正要去拔枪，那四个人一齐扑向他来，一个抓左手，一个抓右手，一个紧抱双脚，另一个拿手枪对着陈乡长的头部就猛扣板机。谁知那土造的“拉八”打不响。此时，曾练武功的陈乡长使出“凤凰展翅”一招，把左右两个推翻在地，拿枪的那个家伙用手枪劈头打来，陈乡长“快刀斩乱麻”，手臂一挥把手枪打得飞离老远。那四个人拼命地跟陈乡长对打起来，一时震得楼板咚咚响。此时住在楼下的警卫员陈经元提着步枪冲上楼去，但到了楼梯口，却打不开盖板，干着急。再说楼上的陈乡长，尽管会武功，但寡难敌众，终被杀害。正在撬楼梯盖板的小陈，突然听到楼上响了枪声，知情不妙，连声大喊：“连长！”却没有回声。急忙转身跑到文书房间，只见满房东西七零八乱，吴福扬不知去向，想打电话，电线已被剪断。他回头一看，见两个家伙正跑来抓他，他便开枪射击，把那两个家伙压了回去。侧身转入厨房，用枪柄砸断了窗棂跳出去。直往邹墟奔

去报告。

傍晚，从邹墟向马潭增援的十多名战士在白石桥遭受土匪伏击。由于轻机枪射手黄某暗通土匪，阵中倒戈叛变，北区农协会副主任廖受华和陈经元不幸被俘，押往马潭，拷打审问，廖受华闭口咬牙，一言不出，匪徒割耳朵，挖眼睛，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在敌人的枪口下壮烈牺牲时年不满21岁。陈经元挣脱绑绳，跑到廖村江边，被匪徒追上枪杀，壮烈牺牲。

马潭、白石桥失利后，全区的优势兵力都集中在新庆村，准备一鼓作气歼灭盘据洪岭的匪徒。岂料黄英强区长传达上级命令：采用拉锯战术，围而不攻。新庆距离洪岭只有几里，天天在这里地拉来拉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就这样拉了大半个月，战士们憋得一肚子气，牢骚怪话连天。到了五月下旬，一个正规团的解放军，雄纠纠，气昂昂从新宾向邹墟挺进。盘据洪岭的匪徒闻讯大惊。但是，解放军这个团到了邹墟后，四出征船，扬言急渡迁江，赶去石陵，在那石山区打硬仗。“消息”传到洪岭，匪徒松了口气，连夜割鸡杀狗，大吃大喝，匪徒哪里知道我解放军是“明渡迁江，暗取洪岭”。白天浩浩荡荡的渡过了江口渡口夜里却又悄悄地返回邹墟，下半夜急行军，天未亮就赶到了洪岭，把洪岭包围得象铁桶一样。天拂晓，区中队按计划又出去“拉锯”，同往日一样，我们一打，就把土匪引出来。这时解放军冲锋号响彻云霄，冲锋枪、卡宾枪、步枪和手榴弹的声音震耳欲聋。“冲啊！”、“杀啊！”呼喊声吓破敌胆。匪徒见到头戴“八一”帽，身穿黄绿色服装的解放军好像老鼠见猫，丧魂落魄，纷纷缴械投降。有几个匪徒跑下

粪池躲藏，也被抓了起来。此战共俘土匪70余名，连排以上的“长官”11人。一名匪团长也当了我们的俘虏。谋杀我陈乡长的叛徒“李校长”，跪在我们面前，全身颤抖，举手交枪。四个刺客，均在俘虏之列。

洪岭一仗之后，主要匪首龟缩其司令部马潭乡江口村。有些小头目带少数匪众散各乡村潜伏，伺机再起，卷土重来。我们把各分队划为作战小组，开展小组之间的竞赛。各自为战，十分活跃。他们深入发动群众，“深挖鼠洞”，号召匪众“自报上当，宽大处理”，斩断匪首爪牙。不到一个月，捷报频传；区委委员欧徽藩、公安员覃连祖、四镇乡乡长周大康，分别带领三个小组，在大元、长治、三塘、四镇抓了几个土匪头目，把杀害大元乡乡长韦德初的凶手和杀害陈山村农会主任的凶手，一一捕获了；案山乡乡长雷应民带领小组，很快擒拿了杀害三韦村、七里村农会主任的凶手；邹墟乡乡长（原团参谋）杨华芝带领的小组活擒了匪团长凌秉基；区财粮助理吴日堂带领的小组在大松潭村激战半天，活捉匪团长谭冠雄、连长谭怀宝；黄英强和曾南星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迫降匪团长（惯匪）廖三雄。接着，黄英强集合五个小组，兵分水陆两路，突然袭击盘鱼村，从夹墙里拖出恶贯满盈的匪师长韦文嵩等11人。但是，遗憾的是李国旺那个小组，在马潭乡同德、那茶村活动，又遭匪徒伏击。老李、小黄和四个民兵壮烈牺牲。至此，马潭乡干部全部牺牲了。更可恨的是匪徒竟杀害无辜，把我乡干部谢德导的父母兄弟妻儿杀害了。这就是全县最大的惨案——“马潭事件”。

马潭再次失利后，大家非常气愤。黄英强认为现在群众

发动起来了，攻打匪部的时机已成熟。但是，江口的地形三面依山傍水，只有一面通往马潭的陆路，我们一行动，土匪必定从“中七渡”逃往东区洋桥乡“鬼西壤”，到那时再去荒滩草荡搜捕，好似海底捞针。老黄斩钉截铁地说：“攻江口村，堵中七渡！”

黄英强当即把中队和各乡小分队迅速集中，分水陆两路并进，把江口村团团包围起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果然向中七渡撤退。事先埋伏在河对岸的小分队等土匪上了船，就集中火力猛打。这下两岸夹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江口这一仗，活擒匪团长李庆臣、廖文通、廖文盛，活捉匪众五十余人，打死打伤者不计其数。但是，反共军军长阮伟光仍未擒获。直至八月，我们探准了他独自孤身躲在苏关塘的老虎洞，黄英强带领“飞虎队”，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才把这个血债累累的大匪首擒拿，将他五花大绑，押回邹墟，开庭公审。采用诉苦控告的方法，让人们当众揭露匪首的滔天罪行。将阮伟光、韦文嵩、廖文盛、廖文通等匪首执行枪决，人心大快。从此，马潭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宾阳中学读书会

黄仲康

宾阳中学读书会是一九四七年初由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的秘密组织，也是宾中革命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我国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历尽艰难的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要求和平民主。但人民公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于一九四六年春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人民再次抛向战争的火海之中。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掀起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高潮。当时的宾阳时局和全国一样，民主歌声处处唱，进步书刊到处传，反内战的浪潮四处翻滚。宾阳中学的一些青年学生，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嘴脸，纷纷投身到伟大的政治斗争中去。一九四七年初，进步学生黄仲康、关中令、谭元星、苏福田等，自发地组织起读书会。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反对国民党打内战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读书会秘密串连发动组织起来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读书没有自由，阅读进步书刊更受到严禁。黄仲康同学有次在晚上自修看课外书，被教导主任黄宗壁发现，即叫到教导处训斥一番，规定以后不准再看。所以，读书会只能秘密组织，由进步学生骨干逐个发现逐个串连，以班为单位组

成若干个读书小组，每组三、五人，七、八人不等，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有从上到下纵的关系，每个小组成员要严守秘密。看书是个别秘密进行的，召开小组会，交流读书心得，要用星期天到野外的中山公园、大模塔等地举行。

读书的内容也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刚组织起来的读书小组，先从一般的进步文学书籍入手，如苏联文学《被开垦的处女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文学《子夜》、《包身工》、《阿Q正传》等；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小组，阅读解放区的进步小说，如《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荷花淀》、《吕梁英雄传》、《到农村去》等；学生运动骨干分子则阅读《正报》、《群众》、《新华日报》、《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等党内刊物，以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九四八年，读书会发展到训练班，集中学运骨干到指定的地点，以党内刊物为内容，利用每天下午（不参加校内上课）进行学习讨论，认清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罪行。

这些进步书刊的来源，主要是上林县的磨炳宙、磨炳宇同志在新市场开办的“文华书店”秘密供应的，由黄仲康、关中令、谭元星负责领取回来，分发给大家。

由读书会发展起来的宾中学生运动，先后组织进步同学参加读书会达九十多人，培养了学生运动骨干三十多人。到一九四八年秋天，宾中学运取得了宾阳县地下党的领导，这批学运骨干先后到农村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有二十六人，为宾阳县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清水河畔的枪声

——我县边区民众抗日斗争纪实

和家声 整理

1939年，昆仑关大战爆发后，宾阳第一次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屠杀我无辜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烧毁房屋，无恶不作。日军的暴行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尤其是我清水河畔的边区民众。1944年，宾阳再次沦陷，我边区民众即在恐怖与死亡线上挣扎。为了谋求生存，纷纷拿起枪杆，自动组织抗日自卫队，利用山峦起伏的有利地形，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与日军作殊死的战斗，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请看：

一、莲塘堐伏击战

莲塘堐，是我县北部边区抗日自卫队的一个大本营。它位于邹墟街东面，莲塘村北面，与邹墟仅一江之隔。该堐群山环抱，方圆几公里，堐内是一片小平原，面积约1500多亩，中间有个定匀池，喷泉涌出，终年不止。更有十几个奇岩幽洞，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狮子岩和牛岩是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令人赞叹不已。狮子岩纵深300米，里面各个岩洞纵横交错，岩下深处连着一一条地下暗河。牛岩幽径通

螃蟹岩，曲径通感红岩。出了感红岩，又有一条天然隧道通岸霞，由岸霞翻过山坳可达清水河北岸的老虎渡。“自古华山一条路”。莲塘岸也只有一条通道，它东面是老虎岸，南面是莲塘村，西面是高不可攀的仙岩山，山后是清水河，北面是岸霞。莲塘岸口是双峰夹成的山门，其地势也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进”。由于有了这样好的天然屏障，邹墟街及邻近乡村群众，都集中到岸里来避难，抗日自卫队也就在这里组织战斗。

1944年12月，驻在邹墟街、木岭村和清水河渡口的日军，由于粮食奇缺，补给断绝，由汉奸卢培秀带路，妄想到此地抢劫粮食物资，践踏邻近村庄。莲塘村的廖桂香、廖福安、韦兰兴、韦文礼、韦宗雄等七个枪法较好的自卫队员，伏击敌人。是日，五十多个日军，分成两路：一路进攻牛岩，另一路进攻狮子岩。牛岩是莲塘村粮食物资的总仓库所在地，自卫队员早有所准备，防范较好。进攻牛岩的三十多个日军，见无缝可钻，乱打一阵枪后，照岸口原路退出。进攻狮子岩的敌人有一十八人，进岩时被守岩的韦耀钧发现，待敌人一进岩口，“呼”的一声，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鬼子应声栽倒在岩内。外面的敌人疯狂嚎叫，急速向岩内放乱枪，企图把已死的敌人的尸首抢回来。尔后又被击伤一个，鬼子无法靠近。隐伏在半山腰的韦耀山，居高临下，又打伤一个日军，见此情景，其余的慌忙向岸律逃窜，却又被我上述七位神枪手，一声喊“打”！七枪齐鸣，三个鬼子同时倒下，呜呼死去，剩下的都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当我们在搜索射击目标时，敌人又突然从岸门方向打来一发枪榴弹，落在岩石上，碎石四溅，震耳欲聋。队员们沉住气不还击。敌军见没